

短篇小說

閻鴻亞

民國五十三年生

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畢業

曾任／

(表演藝術月刊) 文稿主編

現職／

(現代詩) 季刊主編

(密獵者) 劇團導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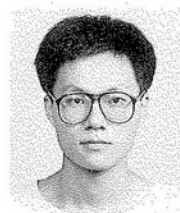
曾發表／
「露莎蘭」：入選爾雅版

「七十三年短篇小說選」

「黑暗中的音樂」詩集

「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」舞台劇本

「隱聲的魔笛」散文集



說話課

短篇小說組第一名 閻鴻亞

小時候上學經過隔壁巷子，有時會聽到鋼琴的聲音。彈到某個地方，會遲疑一下，回頭重複兩三個音節，又接續下去。我也會停在巷口，走回兩步，傾聽一陣。我看著斜倚的竹籬、佈滿灰塵的路樹、和四周圍繞的山丘，琴聲把這些都聯結到一起，好像每一件事物都擺在正確的位置上，跟上帝創造它們時的意願一樣。我能夠確知，到學校之後我會說什麼話、唸什麼書、從容破解考試的難題。可是，當我往前走，音樂不見了，一剎那間，一切都顯露出繁雜、零亂的原貌，我掌握世界的魔力也消失了。

如果我一直站在那裏不動聽完一首曲子，或許就能永久持有這種魔力。但是年幼的我並不知情——她會按時抵達學校，早自習，升旗，用沒水的原子筆重新刻深和同桌男生的中界線，玩團體遊戲，上說話課。她沒有考過第一名，也很少落出第三，卻始終沒擔任過班長或任何股長，因為面對一群人說話，總會令她心慌意亂。說話課應該是她最大的困擾，即使鍾老師特別通融她可以帶稿上台，她唸稿的聲音也抵不過窗外的蟬叫。「玉彩，」鍾老師當眾也直接喊她的名字，讓戲謔化解親暱，這令她更覺窘迫。「你的作文寫這麼好，怎麼連話都不會說？」

她很清楚鍾老師嘲諷的語調其實是種暗中鼓勵，只有她辨識得出話中微妙的含意。她私下寫了一封信，想解釋自己的無能，信中甚至倔強地撒賴：「就是一輩子不講話也很好啊，您不是老因為上課有人講話而生氣嗎？」這封信一直沒有送出去。她成天帶在書包裏，未曾放棄過鼓勇遞交的企圖。從此，每天見到老師時，她明確地感覺到自己欠他一件事，而他被瞞在其中。於是她再也無法像已往那樣坦然面對幫他抱作業簿、計算分數這些單獨共處的時刻。因為延遲不

決，那紙簡單坦率的說明漸漸積壓成了一個深邃的秘密。時隔越久，那封信越顯得不合時宜。它竟想不到的作用已經發生，即使將它銷毀也無濟於事了。這秘密存在於兩人之間，卻只有她一個人知道。如果有一天我將它完全忘記，會不會就等於從來沒有出現在這個世界上？

在很長一段時間裏，她帶著這份愧疚，並沒有特別去顧念。類同於早晨踏進校門，剛冒出屋頂迎面刺來的耀眼光，或是在大水溝邊等著男生下去撿躲避球時，烏黑的水面上滾動的夕陽，這些她頗為陶醉的間歇印象，並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只是從來沒有想過要說而已。

她在言語表達上的障礙，對我來說一直是個謎。當她坐在廚房門口，為忙得不可開交的媽媽大聲唸誦報上的家務常識，流暢得像是自來水。聽聽這則〈使用冰箱的正確方法〉：

「冰箱並不是殺菌箱，其最大效用只是保鮮，它只能延緩食物產生細菌。許多現代人已經懂得將食品放入冰箱前，使用保鮮膜或有蓋的盒子分裝，可是這其中仍然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。對於氣味較重的食物，比如海鮮；氣味敏感的食品，比如牛奶，最好採用緊密包裝，以免味道溢出。豬油、香腸、沙拉等對氧氣非常敏感的食物，最好盡可能與冰箱內空氣隔絕，以免腐壞。至於新鮮水果、蔬菜，因為它們仍有呼吸作用，因此放在有洞的塑膠袋裏，反而不容易變壞：

她放下報紙，簡直被嚇呆了。晚飯過後，等客廳燈暗了，爸媽門縫漏出的光轉為暈黃，她從床上爬起來，溜到廚房，輕輕打開冰箱。兩顆青蘋果浴在光中。呼吸著。

小時候我們家住在市郊山坡上的小社區，山腳有一所電影沖印廠，經過窄橋可以看到他們的排水管傾注進黃濁的溪水中。每天下午五點不到，就會看到幾輛破舊的大型交通車魚貫駛出廠門，隆隆地滾過路面，車內鬆散地坐了幾個人。橋旁的垃圾堆不時會出現一細細膠卷，有的寬有的窄，有的成卷有的零散，裝在沒有蓋好的紙箱內，像曝露出大腿的屍體般令人羞赧。野狗在上面爬來爬去，不屑一嗅。我雖然害怕，偶爾還是會上前抓起一節膠卷，草草瞥望一眼，又丟下快步走開。黑暗的畫面上有時候是一行字（「保密防諜，人人有責。」或「第二節 陽光射不到的海層」），有時候是一個微笑，有時候是一隻手。這些靜止的畫面如何活動起來？我完全無法想像。注視著行人交錯擺動的手臂和腿，我對這動個不停的世界也覺得匪夷所思起來。

我會把這些寫在作文簿上，有點像對那封未交出的信的補償。鍾老師仍然叫我為國慶壁報寫文章，證明對我的能力依舊信任。可是對於作文簿裏寫的那些事情，卻沒有多餘的應答。縱容，或是漠視？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。

小蕙老是借我的作文簿去看，而且禁止別人來借。其實誰要看我都不在乎，可是小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常常比我自己還設想得更多。現在我會感到驚異，對一個小孩而言，文字就已經含帶了密碼的功能。我所有的文字都是為了鍾老師而寫。並不是寫信，而是，假若不是因為他會讀到，我可能就不會那樣寫出來。雖然我下筆從未離題，得到的評語和同

學也都大同小異，但是我相信感應自然存在。我也確知，再多其他的讀者也無法分享，就像我無法洞悉別人文章中的密碼一樣。所以我不怕給別人看自己的作文簿，也從來不想看別人的。即使書包中那封隱密的信，真要公開，也是可以十分坦然的。

進入高年級，我們的教室也調到三樓。重新編班時小蕙再度和我同班。她很高，又當了副班長（上學期總平均第二名的獎賞），理應坐在後面，可是因為近視，反而坐到我右前方。上課時回頭看我，她的眼光會在轉回去的中途停留十分之一秒。我知道她在瞄誰。

下午的太陽會越過走廊從門窗斜斜切入，照在前面幾排同學身上，講台上的老師和黑板仍藏在陰影裏，和教堂後半部曬不到陽光的部分結合成了一個整體，中間浴在光河的學生彷彿在另一個時空。當春夏之交，每天有幾節課的時間，我都會剛好位於光與暗的交界。只要雙肘靠上課桌，便進入煥熱熾烈的光區，我的臉會發燙，還可以清楚看到小臂上發光的汗毛，在迫不及待地將汗珠匯聚起來。用撐住臉頰的手掌微微遮擋陽光，我就能看到老師移動的模糊身影；手掌若輕輕一讓，光線會唰然衝進我眼中並把眼睛矇住，這時候，世界只剩下不斷升高的溫度。只要我往椅背靠定，就可以安全躲進清涼的界域，讓陽光貪婪地舔舐桌面。我對後面的同學們感到悲憫，他們沒嚐過火燙的陽光，也就享受不到退出後的清涼，只能煩躁不堪地縮在陰影裏，發著悶熱的汗。

一到下課，童年的我便迎著光河奔跑走廊上，靠著水泥扶欄看操場上的男生女生往福利社衝殺過去。小蕙不收筆記本的時候，也會找事情大聲交代幾句，才走到我身邊來。

小蕙經常慢我幾步，然後到達同一個地方。我也習慣了這種節奏。放學後明明已在山下分手了，我走過窄橋，停在垃圾堆旁，撿起一截沖印廠扔棄的底片。她不聲不響來到我身邊，和我一同窺望底片上的景象。我習慣了她這樣跟上來，不管我所到的地方奇特或者平常。她分享我的秘密而沒有任何言語，使得簡單的小事也有如儀式般重要。時而事件、場景都已混淆或淡忘，情誼反而潛沉更深，因為可供磨滅的具體情節已經消失了。

每到假日我們一定全家出遊，穿好衣服，備妥餐點，灌滿水壺，出發到爸爸選定的一處風景區。雖然已經成了例行公事但我仍永遠覺得繁瑣，一想到要出去玩就擔心全身弄得髒兮兮的，晚餐前又要疲累地從公車站走好長一段路回家。這樣的出遊一點也不好玩，在外面也不准吃冰。反而是最簡單的事情最好玩，像到小蕙家聊天。

有一次爸爸還帶我們到游泳池去，逼著我學游泳。我喜歡站在淺處玩水，玩再久也不累，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千辛萬苦鑽進沒有空氣的密閉空間。爸爸教了我所有的基本姿勢，我總算會在水中漂浮，但卻學不會換氣，即使能把頭仰出水面，也無法真正吸進一口空氣。那是一種密碼，人跟魚之間的，對我來講，就算已握在手中也無法解讀。

第一回到小蕙家做功課令我非常困窘。杯子裏顏色怪異的汽水我一點也不敢碰。她媽媽邊看電視邊對每個人大聲說話，同時她爸爸坐在餐桌前把收音機開到震天價響。奇妙的是，這些喧囂從我們做習題開始就自動退到很遠的地方。就像寫考卷的時候一樣，我感到無比的安靜和滿足。那張紙是個充滿難題的世界，而我的任務就是去解決、去改善其中的

生活。期限一到，必須交卷，我對將揭示的分數同時失去了興趣——無論如何，我已被置身局外，不能再對成績提供絲毫努力了。在小蕙家做功課，或是接下來的閒聊，結束時我總感覺十分沮喪，像一個完整的經驗被外力打斷了，即使我們的話題已經告一段落，還是令我充滿殘缺的遺憾。其實我們玩些什麼或談些什麼我已不復記憶，只是想談著、玩著，覺得與她同在。也許「她」也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是「在」。我痛恨「結束」，尤其是在預見結束即將到來的時候。

鍾老師曾經在課堂上說人生最大的志願就是長生不老。他說我們寫的「我的志願」都不夠誠實。我的志願是什麼？可以隨手拈出二三十個，可是我不知道哪一個才算誠實。我只知道我也希望長生不老。那時我剛讀過一篇童話，說有個小孩得到一枚魔戒，只要戴上它就不會繼續長大。我試著畫下書上描繪的魔戒的圖樣，卻無法想像它戴在我手上的感覺。媽媽有一次給我套上一枚戒指，格得兩邊的指頭好痛，我立刻摘下來了。長生不老必須永遠忍受這種不舒適的感覺嗎？

我看過小蕙書包夾層的布面朝裏別著一枚徽章，匆匆一瞥之下像個十字架。我想可能是跟曹大文要來的。曹大文住在教會裏，這誰都知道。他功課不算太好，書包背帶上總別著好多徽章，後來聽說下課時被人偷拔過兩次，他就重新別在掀開書包才能看到的地方。聽他們嚷嚷，那些圖樣有的是飛機，有的是國旗，有的是單車。有時候他願意跟人家換，他那本封殼都折成兩半的字典就是用徽章換來的。他愛在下課講故事，講不完上課還繼續講，結果被鍾老師叫起來罰站。活該。他講的那些叢林奇談、包可華的天才貓，我都看過。他還常不小心講台語，被小蕙罰錢。

我沒有問小蕙她那個十字徽章哪裏來的。她會告訴我很多事情，我從來不必開口，她沒講到的，我也不問。我知道她喜歡班長陳勝中。她回頭的時候，目光老會不經意地往他身上帶一下。她對陳勝中一向很兇，這一題太簡單了：你真的討厭什麼人的時候，一定是避得遠遠的，絕不會三天兩頭找他麻煩。

小蕙沒有講明要我幫她寫信給誰，也沒有說出寫信的目的。她的心緒不寧，她只說，是寫給一個好朋友的。我問，是不是很久沒見面了？她說不，常見。這樣我就懂了，我幾乎認為她是想讓我猜出，然後心照不宣。你自己寫就好了。不行，這封信很重要，你的文章寫得很好，你來寫。可是我又不希望你看出來是我寫的。

我曾經替小蕙寫過作文，那是在我第一次看了她的作文以後。她不明白寫「愛」這個題目為什麼會得不到八十分。而鍾老師的評語只是「注意起承轉合」。我說過我不喜歡看別人寫的東西，但是小蕙很認真地要我指出她的缺點。我猶豫了很久，坦白告訴她我覺得她寫得太空泛，什麼樣的愛都提到，卻沒有一種寫出深刻的印象，所以看起來比較鬆散。想不到她開始用力辯護，說她什麼都寫是因為對一切都愛得很深，她愛父母、老師、領袖，也愛天上的雲、地上的石頭，她很難過竟連我都看不出這一點。她說著就哭了起來。我慌了，心裏很生氣，是她要問我意見的，我不老實說還算什麼朋友？可是又有點愧疚，竟把好朋友給惹哭了。也許她需要的不是意見，而是鼓勵。我胡亂安慰了她一番，她反倒開始謝我，說只有我能了解她。我明白她沒有認清、至少是沒有承認自己的缺點，但又能怎麼辦呢？我如夢初醒：兩個人的私情無法靠道理來維繫，在我們共存的狹小時空裏，真相會顯得太大而不宜插足。也許鍾老師的評語並不是漫不經心的結果，而是站在教育的立場，不忍對小蕙有所苛責，而避去了真相吧。

在小蕙的要求下，我幫她草擬了下一篇作文，並鼓勵她按照自己的意思重寫一遍。小蕙完成之後十分滿意，鍾老師果然也打了高分。可是當我拿過作文簿一看，幾乎昏倒——那些我最得意的優美辭藻、那些貼切的巧妙形容，全被小蕙粗糙地改得面目全非，而她猶沾沾自喜自己的進步，並再三感激我不辭辛勞地為她擬稿，使她參與了寫作一篇好文章的奧秘。我對小蕙的感激暗自起了一種幾乎是憤怒的反感，與之俱來的是對與人溝通的絕望。

今天的我有機會再翻閱昔日的作文簿時，恐怕震驚遠勝於羞慚。那些矯揉造作的套語成見，故作世故的浮誇論述，和印象裏自己的率捷才思全然相違。如果我是鍾老師，對這樣的作文必定會不屑一顧。使我震驚的並不是鍾老師的大度與耐心呵護，而是一向信以為從小到大始終如一的自己全然崩毀。小時候的王玉彩，跟現在的我，不僅是產生了劇烈的質變，簡直像完全不同的兩個人。抱持這樣的眼光去看待往日那個小女孩自以為是的真誠，才能正視她的愚昧，甚至虛偽。

和小蕙生活中的細膩交感，與小蕙在文字上的魯鈍，玉彩幾乎難以承受這種不平衡。然而，當小蕙要求她代為寫一封封信的時候，玉彩又重新燃起了替這個朋友完成一個平衡形象的責任感。小蕙向她透露了心中最軟弱的希冀，那麼是我來照顧她的時候了。

我不記得那件要求會急迫到需要在學校完成，也許只是為了能就近看到陳勝中，那個小作家只有在課堂上面對實體畫她的想像畫。她開始寫。那時，小蕙在專心抄筆記，陳勝中在專心抄筆記，她同桌的男生也在專心抄筆記，沒有人發覺，她在同樣的動作中創造了另一個世界。小蕙並不知道，此刻她的好友正在寫出她隱匿的心聲；陳勝中也不知道，有一封信正在為他完成；鍾老師興奮地講述著黑板上的什麼，他也不知道，這封信的對象是以他為藍本。她開始寫。這將是一封多麼神奇的信，不是小蕙寫的，也不是寫給陳勝中的，卻註定成為他們兩人之間溝通的信物。而，真正的對象鍾老師，卻永遠也不會知道她為他寫過這封信。她看看鍾老師，看看小蕙，又看看那個小蕙戀慕的對象，這些人共同組成了一個愉悅的世界，在她的筆下充滿想像力地聯繫起來，活動起來，生活也漸以明亮得發出金屬敲擊的聲響。巷口那陣可以穩定世界秩序的音樂彷彿又出現了，但是她已不再需要真正聽到，她可以自己創造這樣的音樂了。

完成之後她放心地交給小蕙，就像交出將要貼上壁報的文章一樣沒有任何留戀。所有的密碼都安置在信文中了，她想，而唯一有能力拆解的人卻永遠也收不到它。至於有幸讀到它的那個人，誤讀將會使謊言還原為真誠。

事實證明這樣的音樂並不存在，至少，不在內心以外的世界存在。即使存在，它駕馭世界的能力也隨時受到挑戰。下課當我走到走廊的扶欄邊時，廣播開始宣告一個人的名字：「XXX同學，趕快到訓導處來，趕快到訓導處來。」我看到操場上兩名值日生將費力抬著的熱水桶放在地上，其中一個轉身朝訓導處走去。突然擴音器厲吼：「就是你！還在慢慢走？還不快跑！」那學生沒命狂奔起來。他的同伴站在水桶旁，不知所措地東張西望。

我轉身，小蕙並沒有跟出來，不知到哪兒去了。

回教室後我發現書包背帶上多出一枚小徽章，是卡通裏的原子小金剛。這是曹大文最得意的財物之一，什麼時候被別上的，我竟不知道。還是什麼人的惡作劇？我趕緊把它摘下來。

下一堂是說話課，曹大文又自告奮勇上台，他說了三個女神爭奪金蘋果的故事。他把女神的名字都講錯了，他還不怕，眼睛大膽地釘著我。我知道不妙。果然他講完後，指名要輪我上台。同學都在笑。我望向小蕙求援，她竟然報以鼓勵的手勢。

事情不是這樣的，我記錯了。

金蘋果的傳說我在信中中提到。如果曹大文的故事純屬巧合，為什麼下一個又挑中我？他顯然看過了小蕙給陳勝中的信。這些男生，我相信他們會互相傳閱引為笑柄的。但是為什麼不是針對小蕙，而是針對我？我記錯了，我望向小蕙的用意不是求援，而是求證，她的眼中卻沒有任何解答。

往後幾天，我的書包上繼續出現徽章，曹大文一直在等我反應。我沒有聽到任何流言，但是我知道他們在傳我們兩個的事。我問小蕙：「你信送出去了嗎？」她點點頭。「你自己有沒有抄過一遍？」她看看我，又點點頭。

午休時我被點名到教職員休息室去。曹大文也在，臉紅得厲害。鍾老師拿著一封信，問我說：「這封信是寫給你的，你知道嗎？」

我搖頭。

「裏面提到你寫給他的信——是你先寫給他的？」

我搖頭。

「那他為什麼會回信給你？」

「我沒有寫信給他，我發誓。」

鍾老師被她的堅決語氣嚇到了。轉頭問曹大文：「那你收到的信是誰寫給你的啊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怎麼回信給王玉彩？」

「……我認出她的字。」

鍾老師看了玉彩一眼。

「把信交給老師。」

曹大文囁嚅：「我看完就撕掉了。」

鍾老師沉吟一會。「你最好交出來，我不想搜書包。不然這件事完全是你一個人做的，至少一個大過。」她多麼希望這個自作多情的討厭鬼再英雄氣概一點。然而她的信放學前就到了鍾老師手中。

知道小蕙追求的對象竟然是曹大文後我便無意再多加追問，這封信一下筆便已失焦。我堅稱：「曹大文收到的信，絕對不是我寫的。」希望鍾老師能洞覺暗示，讀出信中真正的意向。如果所有證據都指明我是原本的書寫者，那麼真正的收件人必然是他，他定能感受到那些熟悉的密碼對他的迫切呼求。而小蕙是永遠豁免了：只要不是陳勝中收到這封信，裏面就不可能含帶絲毫將她牽扯進去的訊息。除非她自願說明實情。

而這是虛妄的。既然一開始她就瞞騙了我，必然會一直瞞騙下去。她沒有勇氣承認那是她的信，就像她雖懷有強烈的愛意，卻不敢出示自己的筆跡一樣。我終於明白，她從頭到尾都是缺乏鑑賞力的，她只是要我的筆跡，而非我的詞句，如果我允許，我想她甚至寧可自己寫一封信叫我替她謄抄投遞。

我不確定鍾老師究竟讀懂那封信沒有。對這個他一向寵愛的學生，他的處置幾乎可以看成妒恨。這種反應唯有在一種情況下才可能發生：那就是對我平日作文的言外之意他早已了然於心，但這封被查獲的信卻沒受到同等的看待。他一定是將我給男同學寫信視為對他的不忠，才會叫我一連幾天站在教室後方上課，不承認自己的罪行，就不准回到座位。他為什麼不乾脆記我的過呢？他為什麼不乾脆給我的操行零分呢？我想他是受傷了。只要知道這一點，知道他多麼在意，我哪怕站多麼久呢？

站在垃圾桶旁邊，遠遠的講台上，老師的人變小了，相形之下，黑板頂端褪了色的國父遺像顯得很大。我身後傳來隔壁班的講課聲、老師發考卷的聲音。當鍾老師叫我的時候，我還以為隔壁班的考卷怎麼發到我了呢。

罰站的第一天，小蕙走到我身旁，半天才說：「對不起。」我笑一笑，說：「別再說了，你要兩個人都受罰嗎？」她以為我在記恨，其實我只是悲傷。她明瞭曹大文喜歡的是我之後，會否心懷嫉妒，我根本不在乎。但這種事既無法問清，便無可宣慰。我們之間的交誼原本就不是靠語言溝通，如今也無從靠語言來辯解。相同的頻道一經錯開，若雙方沒有主動尋找默契的心意，豈是那麼容易重新調在一起？

鍾老師也一定以為我在怨憤，甚至別的老師都去求情，他還不肯取消罰則。他這樣嚴厲地對待這個小女孩，卻不知道她心中盈滿解脫的快慰。她發現自己竟已原諒他了。長久以來對於虧欠他一封信的愧疚，一天天得到了補償——通過原諒。鍾老師錯誤的判斷、不公的處置，正好給了她一個原諒他的機會，讓她的愧疚感化為無形。這個機會來得這麼恰巧，天衣無縫，他永遠不會明白他做錯了，當然也永遠不會覺察她的原諒，更無從追究起她的愧疚。一切就在悄無聲息中發生，又消失了，跟事件的真相全然不同。

他不知道我原來可以原諒他，我的原諒代表我的忠誠，然而隱瞞著主人的忠誠豈不等於是背叛？事情的發生，是因為照顧我和被我照顧的人，聯手背叛了我；而我背叛他們的方式，卻是徹底的忠誠。

從此，這件事和曹大文無關了，雖然我曉得了他一直暗戀著我。跟其他人也無關了。它只在我心中完成，死亡，並在死亡後緩緩持續著呼吸。

我並不是刻意不理會任何人，只是全然無法傳達如此深刻而完美的心境。我也不再用再擔心說話課了，如今我只消遠遠地站在教室後頭，再也沒有人會叫我上台了。

爸爸拿著我的月考考卷來學校質詢。鍾老師說，沒辦法呀，這孩子完全不聽課，也不念書。怎麼會這樣呢？因為：一封封信吧，她給班上男生寫了一封信，被查出來，就再也不說話了。信上到底寫些什麼？也沒什麼，寫教室裏的光呀，每天和他在同一間教室上課卻彼此不說話的感覺呀，一些幻想的東西，也沒什麼。那老師處罰了她嗎？也不過罰罰站嘛，她不承認，有什麼法子呢？本來是好孩子，規規矩矩的。她寫信給哪個男生？影響功課的話，調到隔壁班好了。

我跟其他老師也談過，沒有人願意收啊，她現在已經是……已經是問題兒童了。

爸爸暴跳如雷。你們有問題我女兒有問題？寫封信有什麼大不了的？這學校我們不唸了，走！

爸爸，你不知道。我不能走，走了，就會有怨恨了。

爸爸替我請了一個禮拜病假。我沒有生病。我常走到巷口尋找那練習鋼琴的聲音，卻一無所獲。我聽見另一首鋼琴曲，通過粗糙的喇叭，依然動人。那是垃圾車播揚的旋律，我跟在車後面走了好久，惡臭不斷襲來，卻阻遏不了那甜美音樂帶給我的神往。

有一天我發覺自己浮在半空中，我在游泳，我在空中划著手臂，還換氣，爸爸媽媽、鄰居、同學、和鍾老師都擠在下面看我，他們在一所教室裏。我叫他們，游啊！你們怎麼不會？好久以後，我才明白自己下不來了，開始流汗，開始恐慌，我知道了，這一定是夢。我狠狠地醒了過來。還好，我不會飛。

我突然了解如果長生不老會是多麼恐怖。就像在寫一份考卷，永遠不用交卷。就像到同學家聊天，可以永遠不回家，就這麼一百年、兩百年地聊下去……沒有人來告訴你：已經結束了。沒有否定，肯定的意義也失重了。

回想起來，自己一直是看得見那個結束的。也許是從第一次遠離巷口、聽不到琴音開始，我就強烈感覺到一切在未結束之前有多麼可貴。那是天時、地利、人和造就的無可取代的「現在」。

會夢見教堂，一定是因為我被帶去參加堂哥的婚禮，教會中所有的證詞都用台語，莊重有禮，和學校男生愛說的粗口截然有別。牧師講話時，我翻開程序表對照，他正在唸的是：「……愛是不嫉妒，愛是不自誇，不張狂，不作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不喜歡不義……」我驚愕極了。也許驚愕只是基於了解：愛竟然要從這麼多否定中誕生。

回到學校的第二天，爸爸來辦轉學手續。訓導處廣播我的名字，叫我立刻收拾書包到辦公室去。訓導處怎麼這麼粗暴呢？我們還在上課呀。而且上的是我始終抗拒的說話課，這結局太狼狽了。鍾老師說：「各位同學，我們暫時中斷一下。王玉彩因為搬家的關係，已經辦了轉學，現在是在我們班上的最後一堂課了。玉彩，我們知道你害羞，可是臨走前，跟大家說一聲再見，好嗎？」

我背起書包。

走上講台。

轉身。

眼前一片空茫。我看不清小蕙，曹大文，陳勝中，或是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學，他們都在哭。我抬頭，直直盯著後牆上的蔣總統頭像，怎麼了？他也淚眼模糊。

我說不出再見，再見是多麼草率的字眼。我說不出話來，因為秩序一向要求我們禁聲，於是我用沉默來保衛真誠。老師，不要心急，也許有一天我會走到您面前，說出我的想法。那一定不是學會使用盲目大膽的話語，而是找到了真正合適、準確的態度和言辭。

這樣唸完當初給鍾老師的第一封信，就全無罣礙了。不嫉妒，不害羞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不求自己的益處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……在這以前，我還不了解我愛您，現在我確定無疑了，老師。

同學和老師都又驚訝又安靜，我才發現自己不哭了，於是，我輕鬆地說了再見，走出教室。

我們沒有搬家。爸爸把我送去唸阿姨家附近的小學，反正只剩一年就可以回來升國中了。在去阿姨家的火車上，爸爸反覆叮嚀，到了新環境要有禮貌，要多認識同學，課業不要鬆懈……他的話被火車內的廣播打斷了：

「九點整。各位旅客，我們敬愛的總統 蔣公的靈柩今天早上將要從國父紀念館移往慈湖，請大家共同默哀一分鐘。」

長長的靜默中，火車開始前進了。

「各位旅客，本次自強號列車從松山開往高雄，沿途停靠站：板橋、桃園、中壢、新竹、苗栗、豐原、台中、彰化、斗六、嘉義、新營、台南、終點站高雄，歡迎您的乘坐。本列車下一個停靠站是板橋。」接著，又用台語把這番話播送一遍。

有好多地方我沒去過，我問爸爸：「我們要去哪裏？」

「板橋。」

我有点失望。「還有多遠？」

爸爸拉起我的手往車門走。原來在廣播說著話的時間，下一站已經到了。」